

引 言

陈肖纯博士对郑州市长陈义初说：“我希望下一步在中国圆自己的教育梦，不是帮别人做教育，而是在中国办教育。”

1. 美国 ABC 广播公司的跟踪采访

2002 年 8 月 26 日晚上，中国郑州飞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身着漂亮校服的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的学生们，手捧着鲜花，在等候着从美国飞来的当年首批 40 名外籍教师。

当预告飞机安全着陆的铃声叮咚一响，大厅出口门上的黄灯亮了。黄头发的美国老师们，边向迎接的人群招手边走向旋转的履带去取自己的行李，而随机来的美国 ABC 广播公司的三位记者，这时却匆忙地将自己的行囊交给了来迎接的西亚斯的老师，并将摄像机和灯光始终跟踪着一位胖胖的美国女士。这位女士名叫堪迪斯·库根，她还拉着一个瘦瘦的中国小女孩，小孩子四岁，名叫艾丽克丝。实际上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从堪迪斯走出飞机的仓门到候机大厅，再到走出大厅坐上来接的汽车，可以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她和她的小孩。

这三位记者是驻北京记者处的，美国总部给他们的指令是



跟踪记录报道堪迪斯和她的中国女儿,不仅是8月26日这一个晚上,而是一年。

美国“ABC”为什么如此关注堪迪斯女士和她的孩子呢?堪迪斯女士在美国并不缺钱,她的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但他们没有孩子,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旅游中国的时候,他们夫妇俩在湖北的一所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婴,这个女婴当时还不满六个月。现在女孩长到4岁了,会说一口流利的美语,但不会一个中国字,对中国更是一无所知。充满爱心的堪迪斯一直想让她的小艾丽克丝对中国有所了解,并且会说母语——中国话,否则她无法消除内心愧疚的心理。她在因特网上看到了美国与中国合办的西亚斯国际学院招聘教师的广告,于是为了爱女欣然应聘,与西亚斯国际学院签了一年的教书合同。

“ABC”的记者随学院接外教的车队一起,驶进了距机场17公里的西亚斯国际学院。当晚,他们自然又对堪迪斯和她女儿的中国新家摄录一番。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拍摄了她们母女最初的生活片段。三天之后,“ABC”的记者们走了,但他们将不断的回到西亚斯来,“跟踪”堪迪斯的生活和工作,“跟踪”她的女儿在中国的这所校园里的感受 and 变化。

“ABC”的初衷是跟踪堪迪斯母女在中国一年的生活,没想到充满爱心的堪迪斯与西亚斯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爱上了西亚斯的学生,爱上了西亚斯美丽的校园,爱上了西亚斯的许多中国朋友,爱上了西亚斯的所在地——郑州的卫星城市新郑市。每当她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和记者的提问时,谈得最多的不是记者们关注的她自己和她的女儿,而是西亚斯学院的人和事。堪迪斯与西亚斯已经融为一体。于是乎“ABC”的记者们在工作中似乎忘记了总部的指令,他们仿佛是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提问和镜头

偏离了堪迪斯母女，而将视野的范围扩大到了西亚斯国际学院的方方面面。西亚斯国际学院作为堪迪斯母女的中国家，作为她们最直接的生活背景，与她们一起被“ABC”播放在美国电视的专栏节目里了。

2003年5月下旬，中国内地“非典”的风暴还没有平息，各高校接到的教育主管部门的通知是：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不许擅自提前放假。但考虑到外籍教师的特殊性，河南省教育厅同意西亚斯国际学院的七十余名外教可以在上完课的时候提前回国。

堪迪斯与西亚斯国际学院一年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她要在6月份回美国去。

美国“ABC”北京记者处的主任齐托·罗马纳亲自出马，带着记者专程从北京赶到了西亚斯国际学院，他们要采访和拍摄堪迪斯母女离别中国前夕的生活场景。按照记者的习惯，他们采访摄制了堪迪斯上课、购物以及旅游等情况。

堪迪斯母女与大批外教离开西亚斯校园是6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那天下着小雨，外教公寓的大堂和门外站满了来送行的学生和老师。堪迪斯穿了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衣，小艾丽克丝自己背着小小的旅行包穿过人流到了公寓的外面，而堪迪斯则在大堂内被学生包围了。她与自己心爱的学生一一拥抱着。许多学生哭了，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滴在衣衫上。堪迪斯保持着一贯乐观的微笑，嘴巴里噢噢地感叹着，但泪水却也不停地流下来，她两只胖胖的手不住地在学生们后背上轻轻而又快速地拍着，以表示安慰。她还不时地将早已准备好的小礼物送给一个又一个学生，其中有小纸包，估计那是给困难学生的一些零用钱。“ABC”的记者们被这真挚的美国老师与中国学生的情谊感动了，他们



高举着摄像机和灯光,毫无遗漏地拍摄了这感人的情节。堪迪斯从大堂里一直被告别的学生慢慢地簇拥着走到院里的汽车边,当她准备上车时,才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转着身子喊起女儿的名字来。而她的爱女早已坐在车里了,她那幼小的心灵对眼前发生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这一切还不可能有复杂深沉的感受。

在西亚斯的外教们断断续续离开学院的那一个星期里,“ABC”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不仅聚焦了堪迪斯和她的中国女儿,而且也对中美合办的这所大学发生了兴趣。短短的一年里,美国老师竟然如此地深爱着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也如此地深爱他们的美国老师,这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堪迪斯与学生告别的场面是绝大多数美国老师与西亚斯学生告别场面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是与自己的学生紧紧地拥抱着告别的。

“ABC”的记者们被这真情震撼了,这从他们快捷而又小心地抢拍每一个细节的动作和惊讶的表情里已经得到证明。这绝对是“ABC”在中国跟踪堪迪斯和她的中国女儿的意外收获。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又继续采访了西亚斯的学生和老师,采访了这所学院的创办人——美籍华人陈肖纯博士。

留着长发,带着宽宽金项链的美国摄像记者,工作节奏非常高效,每当他们拍完了一个场景要换到另一个场景时,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拆卸设备的时间,他们会利用这个间隙接电话或打电话,他们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偏着头一边走来走去用双手整理设备,一边与对方在手机里说话。可以这样说,他们全面地采访和摄录了中原大地上这所中国和美国合办的大学。

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的美国“ABC”广播公司,将跟踪堪迪斯母女的专题片在美国播放时,我想一定会引起美国

观众的多种兴趣。

2. 美国博士为什么选择了轩辕故里

西亚斯国际学院坐落在郑州南面的开发区新郑市，它是郑州的卫星城市，紧靠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距新郑国际机场仅 17 公里，比郑州市区距机场的距离还要近。

说新郑，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轩辕黄帝，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可谓妇孺皆知。“炎黄子孙”这一传统的信念，就像血一样流在海内外中国人的体内，就像纽带一般连接和凝聚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炎黄二帝是所有中国人敬若神明的祖先。中原大地上的新郑，就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诞生、成就伟业和建立都城的地方。1998 年，中国古都学会将新郑命名为中华第一古都。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诞生过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无数的炎黄子孙以此地为根基，构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大厦。炎黄二帝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了的始祖，于是有了万代相传的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其实，据史书记载，炎黄二帝是中国远古时代势力最强大的部落领袖。《史记》上说，黄帝居轩辕之丘。中原地区不同时代的统治族，全都是黄帝的后裔。

“轩辕之丘”就是今天河南新郑的西北之地。当时黄帝为有熊部落的首领，所以又称他为有熊氏。在五千年前的远古时代，中原大地有万国诸侯，想必是氏族林立。他们有相安而居的田园生活，也有摩擦和血腥的战争。黄帝败炎帝，平定蚩尤，定都有熊，建立起稳定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制，教民播种和驯养畜禽，并有许多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因此使我中华民族

5

引言



奠定了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的基础。

2003 年春天，在一年一度的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里，我随着无数摩肩接踵的海内外来寻根问祖的游人，登上了新郑市郊的始祖山，拜谒了山顶的轩辕庙。那天，游人们着节日的盛装，而当地的许多人则身着古装。以小小的轩辕庙为中心，一圈一圈的人们由低而高，将轩辕庙前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宣读的祭奠颂词在山谷回荡，黄帝和他的子孙创造的伟业与日月同辉。在场的人们一脸的虔诚。当我下山时，礼仪小姐送给我一包黄色缎子做袋子的圣土，那是始祖山上的黄土，海外来的游子们会带着这神圣的礼物飞往天南地北。我们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的炎黄子孙，新郑应该也是我们炎黄儿女心中的圣地。

美籍华人陈肖纯博士的祖籍是湖南，出生于四川重庆，1982 年赴美求学，当时的他才 20 岁。他把创办西亚斯国际学院的校址既没有选在中国的北京、上海，也没有选在自己的家乡和出生地，而是选在与他无亲无故的中国新郑，这其中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然而，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贯串始终的原因，与他心中“炎黄子孙”这四个字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 1982 年获重庆大学学士学位，1985 年获美国林菲尔德学院教育学硕士，1989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商管理硕士，1994 年获美国人文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美国西亚斯集团公司总裁，美国人文大学董事长，美国商务文化交流基金会执行董事兼副主席，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理事长。

1989 年，陈肖纯先生在美国的洛杉矶办起了一个工商管理培训中心，该中心与美国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提供培训课程，主要宗旨是为中国赴美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短期培训、业务考察，并为受培训者与美国同行的交流牵线搭

桥。由于办得效果很好，还被中国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确认为境外八大培训机构之一。由此，他认识了许多国内的朋友。后来，受朋友们的邀请，他经常到大陆考察。他的企业也逐渐兴旺起来，拥有钢铁、计算机、日用品、防盗设备等公司实体，并在中国成都、武汉、郑州、南京、青岛、重庆、厦门等大城市办了合资企业和成立了办事处。他学的是教育和工商管理专业，起家的是企业和商业，随着经济实力的丰厚，他开始考虑如何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长期在美的经历，使他深刻感受了美国发达的经济和教育。同时，在中国的考察，又使他深深感到中国教育的缺憾。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仅两亿多人口的美国就有 3400 多所大学，而我们近 13 亿人口的国家却仅有 1054 所普通高校。巨大的反差促使他萌发了有朝一日利用自己的资源办一所中国需要的大学的意识。

有一次，中国教育部长接见他时，竟将教育部的一位老同志误当作是他而握错了手。

当我采访他时，他坦率地说了这样的话：作为炎黄子孙，怎样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怎样引进世界上一流的美国教育资源，培养中国的人才，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尤其是在美国的日子里。当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难以入睡。

大约是 1996 年的春天，郑州市市长陈义初在一家酒店里接待陈肖纯先生。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因为河南的政府要员在美国的考察，大多是由西亚斯工商管理培训中心接待的。

陈市长举着酒杯，操一口江南普通话说说：“陈先生，你的企业办得那么好，能否在河南做个思考？”

陈先生举着酒杯并没有立刻接话，他沉吟片刻后微笑着



说：“我希望下一步在中国圆自己的教育梦，不要帮别人做教育，而是在中国办教育。”

酒席上的这句话，竟成了陈肖纯博士在中国创办大学的序曲，自此开始，长期酝酿于他心中的思考和愿望的旋律，化作了行动的乐章。

一个偶然的时机，他被新郑市市委书记岳文海拉到了新郑。岳文海也是在美国考察时与陈先生交上朋友的。在异国的那些个新鲜兴奋的日子里，陈先生热情真诚的接待，一定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作为东道主，黄帝故里的历史文化古迹一定是要陪陈先生看的；作为地方的父母官，新郑的优势一定是要如数家珍般地讲的，新郑迫切希望陈先生能给予投资的愿望一定也要说的。当然，投资的优惠宽松条件，市委书记完全可以承诺。

陈先生回到美国后，岳书记天天有电话追过去。陈先生终于被这种真诚感动，他的学院筹备组走进了新郑。古人讲，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位于中国经济地理和交通运输的中心地带，是人口大省，目前人口总数已达一亿多，而高等教育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新郑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改革开放焕发了这座城市的生机，她是全国的卫生城市，经济上进入了全国五百强的行列。1997年，当经过详细调查论证的筹备报告传至美国加州西亚斯集团公司董事长的办公桌上时，陈肖纯博士终于在报告上果断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位长期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将报效祖国的教育事业选择在轩辕黄帝故里，还有比这更有韵味的吗？！一所中美合作

的国际学院就这样定址在了中国郑州新郑。

3. 意想不到的新生报到日

2002年9月,在新生报到日的前夕,西亚斯国际学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大门口的美中两国国旗在蓝天下鲜艳而醒目。校园内的鲜花都摆成了漂亮别致的图案。中美教师都发了巴掌大的中国 and 美国的国旗。只是这个时候的新郑,天气还是非常炎热。当时的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000人,但2002年计划招生数是2600人,而这一年西亚斯国际学院成立才只有短短四年的历史。来报到的新生能翻一番吗?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拭目以待。

本来计划是在一进校门的大院里进行报到咨询注册,然后去教学大楼里交费的,不巧的是报到的第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于是所有的报到手续都挤进了教学大楼。往年最多也就是每天几百人的报到量。这一天,财务处不仅开辟了教学楼大厅的好几间教室作为收费处,而且还请来了当地银行的职员帮忙。

大约十点以后,校门口的私家小车越来越多,东西方向的人民路上足足挤满了三四百米长的横七竖八的车辆,最后来的车就被挤到南北方向的街巷里。更为有趣的是西亚斯国际学院自己的加上临时租用的近20辆大巴,也纷纷从郑州火车站接生回来。大门口的几个保安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慌了手脚,交通被阻塞了,喇叭不停地鸣响。于是公安局的警车救火般地赶到。而在教学大楼的内外,此时的新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平均每位新生有三位家人及亲戚的陪同),由于办理报到手续的人员以及空间的接待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于报到新生的数量要求,拥挤的人流



已经无法保证秩序。他们因缓慢的等待和看不到进展的场面而烦躁,终于忍耐不住,于是拥挤喧嚣起来。人们没有了距离,他们挤掉了一个又一个咨询的牌子,伸着手臂,举着入学通知书在注册处喊叫着。而收费处一扇扇窗户的玻璃被挤破,碎玻璃将有的人的手臂划出了血。所有的保安和维持秩序的学生会干部手拉手组成了人墙来竭力保证人们按顺序办理,但似乎没有明显的效果。

已经中午了,人流开始咆哮,抱怨声四起。有的记者看到这样火暴的报到场面,来了兴致,选择高处的最佳角度,咔嚓咔嚓地拍起了照片。一切似乎都乱了阵脚,学院的报到计划被冲得支离破碎。

当时的陈肖纯博士,被人群推到了最拥挤的收费处。他站在一个台阶上,用手提喇叭说:同学们不要拥挤,请把你们的交费单给我。同时他还组织一些人也做这样的工作。于是后面的学生或家长们把交费的单子递在了他和工作人员的手上,再由他们把这些单子一把一把地放进交费的窗口里,等办完了,再一批批拿出来,然后念学生的名字,让他们一一取走。陈肖纯先生还果断采取了另一项措施:让学生们先拿着报到手续先去公寓安排住宿,尔后再返回来交费。这样一来,拥挤状况有所缓解。一直到下午,拥挤喧嚣的人流才平息下来。原以为新学生会在这几天的期限内陆续到来,但当晚的统计表明,第一天就来了1800余名新生。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令人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由于西亚斯国际学院的知名度在中南已经是日渐升高,于是一时间,它的入学名额十分抢手。据当时的河北招生简报报道,有4000余名学生的第一志愿报的是西亚斯国际学院,而西亚斯

在河北的招生计划指标只有 30 名。也就是说平均有 130 多个学生争一个学生的指标。山东的招生指标是 40 人，报名的有 1000 多人。报名的再多，但没有招生计划指标，作为统招生来说也到不了西亚斯。

令人遗憾的是西亚斯国际学院的招生中介环节出了问题，有一部分空白的录取通知书被不负责任的中介流失到了二道贩子手中。这些招生贩子又转手将没有编号的空白通知书以高价卖给了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那些个家长一伙伙地从各地来到西亚斯国际学院的门口，有时候一天能有上百人。但是，他们既不可能报到也不可能注册，因为通知书不是按规定的程序发出的。可那些学生的家长不知道这里的弯弯绕，他们聚集在校门口等待着学院的答复，中午就在街边吃饭，傍晚才散去到附近的旅店休息。第二天再来，一片片地蹲在学院的大门口。通知书上有学院的公章，反正你学院得让报到。

这样奇特的报到惊动了新闻记者、公安局、教委等有关部门。是西亚斯学院不近情理，将容纳不下的新生拒之门外？还是有招生骗子倒卖了假的入学通知书？学院、教委、公安、记者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调查。

可这些个现象，对于年轻的西亚斯国际学院来讲，是祸还是福呢？有一点毋庸置疑，它的名声却因了这些火暴的奇特现象，以爆炸般的效应向各地传播开去。



第一章 沉重的序幕

最快的是河南商报，闪电般地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标题为：郑工大 400 名学生逗留无去所。

4. 意想不到的背后

西亚斯国际学院在 2002 年 9 月新生报到日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一个角度的特写。几乎每一所稍有名声的高等院校，都不能不面对中国大地上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欲挤进学校大门这个矛盾。更何况在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西亚斯是一所中美合办，教学师资和设施优越，可拿中国美国双文凭的国际学院呢。

意想不到是对报到的学生和迎新的老师们来说的，可对于笔者来讲，我倒认为这意想不到的背后有其可以理解的必然。

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末，按照河南省教育主管部门的资料统计，其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全国其他省份的情况相比，不容乐观。当时河南人口近 9000 万，占全国省份人口的首位，但高等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4.11%；全国每万人拥有大

学在校生 21.7 人,而河南省仅为 11.8 人,居全国 29 位。根据河南人事规划部门的预测,到上个世纪末,河南省各行业需补充 60 万到 90 万各类高等专门人才,而当时河南省普通高校每年总共培养大学生量为 4.9 万人。若依赖政府财力和河南已有的高校,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在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描绘的蓝图中,普通高校学生应从 1995 年的 12 万人到 2000 年达到 15 万人,2010 年达到 24 万人。1998 年,河南省有普通高校 50 所,在校本科生 12.24 万人。从总体上看,河南在教育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基础学科比重偏大,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培养能力不足,专业设置重复比较严重,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研究生培养能力不足,特别是普通高等财经教育培养外向型、复合性、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不足,全省 50 所高校中只有几所财经学校,普通高校共 1067 个专业中只有 198 个财经专业。

经过前期的考察和调研,1997 年 7 月,陈肖纯先生写出了《在中国筹建西亚斯国际商业管理学院设想报告》的草案。在这份报告中,就中外办学背景形式的分析是这样写的: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已变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人民也越来越富有,但经济的提高增长和整体文化教育水准还不成比例。中国目前有高等院校近一千所,这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国情的现实需要,在比例上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目前有 2.6 亿人口,各种大学和学院多达 3406 所。中国有限的高教设施,使目前的高中生升大学率只有 28%,这使得大批的有志青年被拒之高等教育门外。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中国对教育的不断投入在不远的将来还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发展私立或者中外合作大学

S I A S P H E N O M E N O N

是对国立教育的一大补充。目前,中国仍在施行计划生育,即每对夫妇仅能要一个小孩,每个家庭对培养这三家(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及父母)仅有的接班人,对孩子的期望和未来的成长,成为每一个孩子的父母和他们双方的父母所倍加关注的事。为此,每个家庭会不惜一切,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私立或者中外合作大学,不仅为国家减少困难,提高中国下一代的教育水准,而且适应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个可观的经济效益的教育产业项目。”

一个在美国近 20 年的人,如今在美国又有企业和大量的社会事务在做,他竟能写出如此准确反映中国国情并具有远见卓识的报告,令我十分惊讶。

同年的 10 月,也就是 1997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开始施行,在这个条例的总则第五条里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而在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总则里,没有写这一规定。将民办教育立法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是在 1998 年。影响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很多,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肯定是重要问题之一。所以,在 1998 年,国家计划用最高权威机关发布的法律来规范和促进公办教育之外的教育。《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

到 2003 年 9 月 1 日才开始实行的我国第一部对外合作办学法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总则里规定: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

事实上,据 2003 年 10 月的参考消息报道,目前,全球高等教育最好的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在欧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中用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比例和经费额度，在世界上排名是倒数后几位。中国人世之后，教育的产业化并与世界接轨的问题，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

1994年，笔者以省扶贫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在鸡鸣闻三省（山西、陕西、内蒙）的山西河曲县扶贫，那里是历史上陕西、山西等地的人们走西口外出打工的必经之地，人们由此过黄河到地广人稀的内蒙找营生干。所以，河曲并不算偏僻，交通也算便利。就在沿黄河边往东不到十公里的乡镇小学里，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的场面，在几间昏暗的教室里，每个教室内坐着五个年级的学生，一个年级一列。老师告诉我，当给一年级学生讲课时，二三四五年级的孩子自习；当给二年级的学生讲课时，一三四五年级的学生自学，由此循环往复地一天内给五个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当地的巡镇高中在县里是有名的，因为解放初期的巡镇是县城。就在这所高中里，仅有的几个谈不上标准的篮球场算是学生锻炼的惟一场所，没有图书馆，方圆数百平方公里来此读书的数千名学生，一年之内若能考上几名大学生，尤其是考上重点大学，那就是全县几十万人的骄傲。

2003年3月的一天，西亚斯国际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外联部部长楚神明，在学院办公室坐在我的对面接受采访。她是大一英语系的学生，长得瘦小，带一副极普通的白色眼镜，全然没有大学生时髦服饰的一点痕迹，但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她曾是三门峡市第一高中的学生，关于她在大学之前的学习情况，我们做了如下的对话。

“你上小学的时候在哪里？”

“在市郊区的一个小学。”



“那时候的条件怎么样？”

“我们自己搬着桌椅上学。”

“那初中呢？”

“读初中的时候是吃饭没有桌凳，我们全都是蹲在地上吃。食堂就是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

“你读高中的时候，你们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大学？”

“我们学校在三门峡是最好的高中。我们班有六十多个学生，去年考上大学的，连大专也算的话，有一半。”

“那其他的班怎么样？”

“其他的班大多是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录取上了大学。”

她说的这个大多是三分之一的比例，与陈肖纯先生在筹建西亚斯学院的报告中提到中国高中生中有 28% 升大学的比例是很接近的。

眼下，人们喜欢用过独木桥来形容上大学的艰难。茫茫九州的国土上，无数的莘莘学子拥挤着过独木桥，以便能达到彼岸的高等学府。其实，这种拥挤的压力在一个孩子的初中阶段就开始了。

在城市里，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升学率高的好高中，家长们起早贪黑地做饭接送不说，他们频繁地奔波到孩子的学校，不厌其烦地向老师打听学生的学习情况；他们在家无情地剥夺了孩子的娱乐时间，甚至于连孩子自己的隐私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紧张地看孩子的日记，并把日记里看到的他们认为与学习无干的内容来公开请教于他们的朋友或者用来训斥孩子；他们把孩子的房门永远地敞开着不许关闭，目的是要监视孩子不许做与学习无干的事情。据我所知，在我所居住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每一个名牌的重点高中，每年都要在录取分数线以下

扩招一部分学生,但学费却高得惊人,最多的5万到6万,少的也在2万到3万。钱的多少是随着学生考试的分数与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的差距来定的,差得多就交得多。我办公室同事的孩子因为想上太原最好的高中,交了学校5万,因为他孩子考高中的分数比那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低了20分。有的学生家长形象地说,太可怕了,差一分就是一万。那么在农村呢,那些农民的孩子是没有这么多钱的,那些近一半考不上高中的学生们,只好回家务农了。那些近三分之二或者还要高比例的考不上大学的高中学生,只好永远地与大学的梦想拜拜了。

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其紧张的气氛妇孺皆知。当我的孩子也该高考时,那还是没有网上录取的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一位老朋友来到我家给了我这样的指点:“你可不能书呆子气。你知道现在的家长们是怎么招待学校来招生的老师吗?首先,你得千方百计地打听孩子报的学校有哪些老师来我们省招生,然后,你得赶到那所大学去,替老师把飞机票买好了,陪老师一块来。要是不方便,就得到中途去接。如果等你在这里的车站接,早被人捷足先登抢走了,你连老师住哪里去都摸不着。第二,你得随行就市,该送老师的不能少。第三,你得陪着老师把山西最著名的文物古迹旅游了。第四,你得替老师买好了返回的机票,送老师上机。至于机票钱肯定是我们花,老师回去报销的。”

天哪,这高校咋就稀贵到了如此的程度?!硬是逼着家长们想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高招。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高考落榜的孩子们,难道你们就真的再没有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权利了吗?!

我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武汉上大学时,记得老师告诉他们说,国家每年对每位大学生的补贴经费是700元。在那所国家